

---

## 第二場 討論

主持人：關秉寅（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教授）

**【問題】** 我想請問金森教授，我不太清楚宮澤賢治在日本文學界的地位及重要性，因此想知道為何教授會選這位作家來探究死亡觀，其獨特性為何？

**【問題】** 剛才教授提到豬與熊的故事，可以了解人的內心對死亡是充滿掙扎的，伊斯蘭教對死亡，不管是人或家畜，都會有一個禱告的儀式，因為從知道死亡到接受死亡的事實需要一段時間，而禱告的儀式是將死亡的事實告訴對方也告訴自己，讓彼此接受，是否是基於此基礎來使用禱告的儀式？

**【金森修教授】** 關於第二個問題所提到的伊斯蘭教禱告儀式，實際上與豬、熊的理論沒有直接關係，宮澤賢治的作品當中也幾乎找不到探討禱告或禮拜儀式相關的內容，雖然宮澤的作品中與宗教相關的主題很少，但例如剛才論文中提到的宮澤的作品《銀河鐵道之夜》，當中就有將銀河，也就是礦物的世界與宗教的祈禱作連結，這也可以說是宮澤賢治的特點。

對於第一個問題，宮澤賢治在日本文學界的地位，因為我的專攻不是文學史，所以無法就這問題明確的回答，簡單來說，宮澤在日本近代，明治以後的詩文學中，已經開始使用例如「銀」、「電燈」等較科學的用語，將其擴大使用到詩中，比起像是寫抒情詩的島崎藤村等作家，宮澤將詩的表現用語其可能性擴大，這應可以說是宮澤所開的風氣。而關於為何選擇宮澤賢治的作品來討論生死觀的問題，我想竹內教授應該也是有同樣的想法，並非只是用一般學說與

理論來反覆探討生與死，不只有抽象的概念，而是用文學中對人的細膩描寫來探討生死觀，這樣反而更能掌握人的生死觀，而宮澤賢治在其文學作品中，也有其本身對生死觀的獨到見解，因此我才選擇了宮澤的作品。